

面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52555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Ultraman Mebius , ウルトラマンゼロ THE CHRONICLE Ultraman Zero: The Chronicle
Relationships:	赛梦 - Relationship , Ultraman Zero/Ultraman Mebius
Characters:	Ultraman Zero , Ultraman Mebius (Ultra Series) , 赛罗 , 梦比优斯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6-09 Words: 12,836 Chapters: 1/1

面纱

by [WhiteTulpa](#)

Summary

非双洁，有少量路人猫描写，私设兔是团和安奴的孩子，ooc

梦比优斯对着赛罗打开双腿的时候其实脑海中有隐隐闪过之前那件事带来的阴影。

但好在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相比上次他已经成熟太多，所以这次他开门见山，不带任何芥蒂地向赛罗公开坦诚。

以前他总以为这种事很难，为此在这之前梦比优斯就已经在自己家中的落地镜前练习了无数次。其实用光屏可能会更方便些，但梦比优斯考虑到会有电子眼透过屏幕监控看到他不可思议笨拙又难堪的样子，也就别无选择地将自己暴露在大幅的全身镜前，看着自己融入那熟悉的背景中，那是他的房间。

他已经在这里生活栖息了接近六千年，床上摆着他从地球回来后买的毛绒玩偶，随处可见人类美学设计的家具和装饰装点他回忆的细节，最好的guys合影他把它放在书柜里，表面使用的塑封工艺能让照片保存一万年。现在他把合影倒扣，玩偶摆进橱柜深处，他在家做练习的时候从不把这些拿出来。梦比优斯不想在朝夕相处的朋友面前做那档子事。

第一次做这事时他弄到大汗淋漓，感觉在竞技场和地球摸爬滚打锻炼出来的体力也都见底。他对此事的困难程度早有预料，但没想到一切仍超乎预期，原来真实情况是，他一点都没有变好，反而愈发加重，他不知道这么多年自己的坚持有何意义，或许应该在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尽早上报治疗？总之，他无法打开生殖腔，怎么也打不开，使净浑身解数也只是让自己全身酸痛出了一身汗。他怜惜地抚摩着自己生殖腔外隔绝腔体与外界环境的皮肤，把手指放到上面，能摸到底下生殖腔口的大致构造与形状，经过了长时间的摩挲与亵玩，即使那里的肌肤已经肿胀发红他仍没有办法让他的腿心裂开哪怕一丝缝隙。梦比优斯痛得近乎要落泪，起身都很困难，于是就在地毯上躺了大半夜，下半夜赛罗从房间窗户溜进来，看着恋人疲惫又怪异的睡态，只好用披风裹了抱到床上后离开。第二天梦比优斯悠悠转醒，发现对方给自己摆了个寿终正寝的安详姿势。他把披风轻轻放在脸上嗅了嗅，昨晚的郁结与苦涩好似烟消云散，他不由自主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紧接着这件披风就派上了重要用场。梦比优斯尝试用披风沿生殖腔口的穴缝勒紧，他侧躺在床上，叼着仿佛仍带有恋人气息和温度的披风，牢牢并拢了腿根慢慢挺着腰厮磨着。将胸前的护甲卸在一旁，梦比优斯攥着宝蓝色的披风一下一下揉着自己的胸口，乳尖和羞怯的指尖一样敏感，两者如同互相试探，梦比优斯晕乎乎地甚至有点搞不清是自己的手指在揉捏着乳尖，还是自己晃着身子将乳头送进并不十分细腻的手心磨蹭。

他终于在恋人贴身的衣物下感到舒服起来。

赛罗的披风带着从少年到成年男性过渡的荷尔蒙气息，有点类似于地球上生长在干燥泥土和午后热烈阳光中的柑橘，让梦比优斯前所未有地感到口干舌燥起来。像还没断奶的小猫般伸出了舌头，眼皮重得没有抬起的余力，只能茫然地眯起一对暧昧的猫眼，抱着披风如同紧拥着恋人本身，厚重防风的布料一阵阵穿梭过皮肤，与其下银红的躯体相称，如同海水倒映火焰。一节一节地缠绕上，脚踝，大腿，腰肢，到脖颈，梦比优斯难耐地咬住了材质硬挺的领口，感到自己像发情期扭动不安的雌蟒，全身上下软若无骨，能够随时缩进宽敞披风构筑成的阴影之中，说不定赛罗明天早上过来，掀开披风，就会看到藏在披风下变成红白花蛇盘踞成一团的自己。那赛罗呢，赛罗会同样变成一条红蓝的公蛇吗，自己会被赛罗缠绕起来狠狠地侵犯吗？只要能打开那里的话，是不是就能张着生殖腔等待变成公蛇长着两根带刺生殖器的赛罗与自己交配了呢……

梦比优斯软软地翻了个身撅起屁股，嚤哼着夹紧赛罗的披风猛揉自己的腿心。在恋人的披风下，那个部分不再是珍重的东西，梦比优斯的力度与姿态愈加狂野起来。随便是什么吧，就算是那人头顶上冰冷的锋刃，也随意拿过来划开那隔了一层面纱似的，毫无用处的皮肉，最好把他割得皮开肉绽，直接能露出内里的生殖腔，然后，伤口，永远，永远地不要好起来。他还要和赛罗继续做。梦比优斯舔着披风呜咽出声，一遍一遍喊着，很小声，害怕惊扰房间中任何一位老朋友的宁静。他说，赛罗，赛罗……赛罗。

赛罗就是在这个时候顺着飘窗闯入了梦比优斯的房间。

恋人的到来将窗外世俗的风尘卷入到一室潺潺流淌的静谧之中。赛罗看着梦比优斯，僵硬地保持着推开玻璃进入的姿势，周身空气随着两人的对视仿佛逐渐被排空。房间中的一切是如此诡异又违和，梦比优斯没有开灯，夜间火花塔魔幻的光与影将整个空间布置成真相公开前的密室。赛罗认出来自己的披风，此时正在这场不为人知的秘密事件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他看到梦比优斯陷下去的穴缝正隔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皮肤，紧紧咬着那毫无生命却意义非凡的东西。

“你在用我的披风，”赛罗迟疑片刻，难得斟酌了一下用词，“自慰？”说完他看到本想撑着胳膊起身的梦比优斯颤抖着滑了一下，又一次倒在已经被他折腾得皱皱巴巴的披风里。

赛罗放下窗玻璃走近，他走到梦比优斯身边，蹲下身拍了拍梦比优斯充血的小脸，握住下颚强迫小猫与自己对视。“嗯？”

梦比优斯被赛罗不知轻重的握力捏得要呼痛，从赛罗的视野中，只能得到梦比优斯伸着舌头艰难点头的回应。

“忍得真辛苦呢。”赛罗嗤笑一声，虎口一松梦比优斯再次无力地跌回柔软的织物中，脑袋坠向一边，看到黑黢黢的床底。赛罗在撕扯缠绕在他身上的披风，扯开胸前一圈圈的遮挡时梦比优斯不受控制地滚向赛罗的右手，却被一把拽住，钳制着拖回身下，那人炽热的喘息一下凑得极近，梦比优斯不忍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赛罗野兽般的吐息在自己的胸前梭巡。

“原来是这样，”赛罗冲梦比优斯殷红的乳尖吹气，“怪不得在竞技场从来没见过你脱下过胸甲，”紧接着一声脆响，梦比优斯被抽得大睁开眼睛，泪水直接夺眶而出，照亮了黑暗中赛罗幽幽燃烧着的眼灯。很快是第二下，落在了刚刚未被抽到的右乳上，赛罗冷静地抽打着梦比优斯的乳肉，火花塔的光将他恶魔般疯狂的身影记录在黯淡的墙面上。每一秒好像都被拉长，手掌扬起落下的短暂过程是如此难捱，肌肤上浮起一层细密的电流，每一下都抽得梦比优斯呻吟不止，抽得他柔软的乳肉颤颤悠悠，远比打在脸上更令人感到羞耻。不多时白嫩的胸口已布满触目惊心的掌印，赛罗一时兴起，攥住嫩乎乎的两团软绵，痛快地狠狠嘬吸，直吸得梦比优斯出声哭叫推搡他的肩背才一脸餍足地撒开牙关。

太漂亮了。

赛罗对梦比优斯的身体做简单的用户体验反馈。作为被意淫的对象他本想在事件中保持一个极高理性与自持的形象，但他很快失败，就在梦比优斯伸着舌尖点头的时候，还是在他看到对方隐藏在胸甲下软白的乳肉的时候，他忘了。原来诸如此类的，美丽，神秘，性感也可以作为杀人的武器吗，赛罗感到凭空遭到攻击，对他的考验与过去种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尚且有宇宙存亡性命之忧在他身后要挟予以支撑，但现在面对着梦比优斯他该如何拒绝，他甚至找不到任何说服自己不去占有侵犯他的理由。会有人能抗拒得了这样的身体吗？赛罗迫不及待地再次吻上梦比优斯的胸口，这么香，这么软吗？这是万丈光芒铸就的淫窟吗？难以控制自己那暴涨的施虐欲，乃至食欲，变成饥渴千年的野兽肆虐过触碰到的每寸肌肤，舔吻与啃咬，从脆弱的脖颈蔓延至下腹，如同打上最魅惑的纹身。梦比优斯在赛罗失控的力道下终于忍不住低低啜泣起来，他被那人翻来覆去地压在身下亵玩了，想着这或许就是自己所期待的。被当作毫不反抗的性爱玩偶吸奶玩胸，含蓄的内嵌菱形计时器也因挑逗频繁闪烁，周圈一片红肿，现在他被翻面，赛罗一点点剥开他娇嫩的背鳍时，梦比优斯咬着身下的布料发出奶猫般的嚤吟。

不要。他想说不要。背鳍内侧连接着脊柱的神经，赛罗每舔舐一下他的背鳍，就如同舔在人的脊梁骨，激得梦比优斯颤抖连连。他头一次生出一种被人进食的错觉，在奥特学院上解剖课时玛丽曾向学生演示过怎样快速去除光之巨人的表皮：“最好的办法便

是沿着背鳍切割，在那之后包裹着光粒子的皮肤会像一张白纸一样轻易地平铺在你们面前，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日常还是战斗中保护好各自的背鳍都至关重要。”梦比优斯感到自己被剥开了，露出了内里金黄的血液与骸骨，他向恋人敞开，毫无保留，赛罗自上而下，从后颈舔到尾椎，涎液浸透骨髓，梦比优斯在灭顶的酥麻中翻起白眼，眼灯半灭半明，舌头已经酥得吐出来挂了一下巴的口水。

赛罗捏住梦比优斯的背鳍强迫他仰起头，轻轻对着眼角送上冷酷的嘴唇，一个几乎毫无温度的吻之后转向翘起的耳尖，就在这时一处炽热的突起撞进饱满的臀缝：“把腿打开。”

梦比优斯摇着头哭了起来。

“啧，”不满地咂舌，赛罗捏着背鳍的手指逐渐发力，眼灯危险眯起，判断梦比优斯的态度中有多少成分的欲拒还迎，“刚刚自己不是夹着披风玩得挺开心吗，怎么，换我就不行？”

“我会把你弄得很舒服。”

但梦比优斯只会摇头了，任由赛罗捏紧他的背鳍也只能发出呜呜的咽泣。赛罗一再将手指挤进恋人肉乎乎的腿心，得到的也只是自顾自夹紧的大腿，梦比优斯扶着他的手臂，口齿不清地说着不可以、那里不行，并意有所指地表示除了那里，可以用其他任何地方帮赛罗弄出来，只要他想。

赛罗张了张口想说什么，话到嘴边转了一圈，终究是选择闭嘴。他仿佛一瞬间失去了所有兴致，眼中的落寞与沮丧稍纵即逝。“这么漂亮的小嘴，用来吸这种东西也太可惜了，”赛罗揩掉梦比优斯脸上的眼泪与涎水，吻了对方的嘴唇，“我有这么恶劣吗？”他缓缓起身，将梦比优斯拥进怀中，放平在整洁的床单上。“说起来，”赛罗有些不由自主，“你床上那些玩偶呢？”

“都放起来了……”梦比优斯怯怯地说，在赛罗打算起身时忽然环紧了恋人的肩膀，“但是我想吃……”

“想吃什么？”赛罗一愣。

“我是说，”梦比优斯鼓起勇气与恋人对视，赛罗的脸在黑暗中吮着微弱的夜光意外显得温润无比，“想吃赛罗的下面……”又想到什么似的指了指自己的小猫嘴，“这里，要吃，肉棒……”

赛罗摩挲上梦比优斯的唇瓣，在对方不好意思地舔了舔嘴唇时俯身深深吻住了那可爱又迷人的恋人。

果然……梦比优斯晕乎乎地想着，在赛罗欺身覆上时攀住了恋人性感的肩颈。果然最喜欢，赛罗了……

但梦比优斯不会预料到今晚的一切旖旎与温情都将成为日后折磨的开端。

接连好久，赛罗开始在夜晚频繁出入梦比优斯的住所，每次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目的显而易见。自那第一夜开荤后年轻的恋人仿佛完全向梦比优斯释放了本性，梦比优斯知道，往日的赛罗一向风趣健谈，在两人还没确立关系时，赛罗曾偷偷跑去梦比优斯留宿在警备队的员工宿舍的窗前，敲敲玻璃，与梦比优斯趴在窗沿聊上一整夜。那时他们还能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互相交换的眼神也不带有任何欲望的杂质，简单的指尖触碰引起的内容同样单纯，只不过抬眼的相视一笑。

爱情让梦比优斯变成了四下漏风的危房。

他很难将恋爱中的自己定义成欲求不满或自尊作祟，一方面如同沉睡在身体里死去的种子，永远不会有萌发的一天，另一边则是埋在生殖腔里伺机而动的炸弹，就等有人向里伸出手指，然后真相瞬间将两人炸得魂飞魄散。

赛罗越是对他沉迷他越是惴惴不安。他甚至逐渐应付不了对方那可怕的，滔天的情欲。梦比优斯房间中的夜灯从入夜亮到微熹，房内凌乱得如同斗兽场，野兽与美女，赛罗要了他无数次，形式上却也和上述一样可悲，梦比优斯紧闭双腿，好似打开双腿就会被诅咒的人鱼，在第二天第一缕曙光出现就会化为泡影，始终与恋人存在着生殖隔离。最接近真相的一次是在竞技场，梦比优斯下课后被赛罗堵在休息室里，门外就是结伴出入的学生。他被赛罗按在办公桌上挤进腿心狂干，对方远超同龄人的阴茎狰狞得仿佛不像是会出现在光之巨人身上的怪兽的生殖器，坚硬的柱头刮得梦比优斯的腿根几乎无法并拢，浓稠的前液把一切都打湿，湿得没有边界，差点让梦比优斯以为自己铁树开花，迎来春天，这太可笑了。

“你最近有点奇怪噢。”在科技局打杂时突然这样被希卡利说了。

“诶，”梦比优斯停下手中整理的实验报告，歪着头表示疑惑。

希卡利意味深长地看了梦比优斯一眼，接着环视几步，打量实验品般将梦比优斯全身上下的细节搜刮干净，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笑容。“如果身体不舒服记得去银十字检查。”拍了拍肩膀后只被留下了这样一番谜一样的话语。

“所以你就过来了?”玛丽抬了抬工作中戴上的红框眼镜，笑咪咪地看向自己身前的小儿子。“看起来这段时间过得相当疲惫又甜蜜呢，稍微有些大人的样子了嘛。”

“诶?!”梦比优斯疑惑地睁大眼睛。

玛丽细细地看了梦比优斯一眼，笑意几乎过于旁溢，不禁让梦比优斯毛骨悚然。

“终于走向那一步了吗?”玛丽笑问道，没等梦比优斯回答径自说了下去，“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现在想想，还真是怀念刚和你父亲结婚时的那段时间呢，几乎是走在大街上，就会被人紧盯着注视，想必你现在也有这样的困扰吧?”

“什么...困扰.....?”梦比优斯迟疑着开口。

“那你究竟是多久没有出过门，还是说...家里没有镜子?”玛丽将梦比优斯扶到诊室角落的全身镜前，拉开了一旁的遮光窗帘，暖融融的等离子火花照射进来，梦比优斯有一瞬间的眩晕，随即透过镜子，在正常的日光下第一次正视自己已经完全质变了的身体。

“完全变成了色情的模样了呢，”玛丽从身后轻轻抚摸幼子稚嫩而情色的脸庞。

“胸部有感觉到紧吗，一直穿以前的胸甲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随即手指划过侧腰，“腰臀比也比以前夸张多了呢，对于男性光之巨人来说，真的非常罕见呢。”

扳过梦比优斯的身体，让他侧过身去，玛丽站在一旁，也与梦比优斯对齐，镜中同时出现两具红白相间的侧影，梦比优斯的体态线条柔软得动人心魄，显现出一种曼妙的风情。

“特别是腰眼和肩背，真的是让我这样徐娘半老的女性羡慕呢，”玛丽温柔地与梦比优斯打趣，满脸幸福地倚靠上对方温热的后背，“所以我的小儿子也终于长大了呢。”

眼灯注视着镜中，那张无比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不过脸上的表情很不错噢，平时的话还是适当控制一下吧，那种蒸腾的红晕和波光粼粼的眼神，整天这样的话，会让赛罗天天都很辛苦吧。”

“说起来，身上的肤色貌似也变化很大嘛，红色部分的花纹也越来越妖冶了，到处都在泛着粉白的光泽呢，真是的，会把赛罗完全迷晕吧.....”

“梦比优斯，你真的变得很美了噢。”

“梦比优斯，你好美……”赛罗从身后贴向他，两人伫立在卧室中的穿衣镜前，梦比优斯不知所措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难过又悲哀。是这样的一具肉体，明明每次的触碰和靠近都像是难熬的酷刑，却还是不能自拔地沉溺在赛罗为自己罗织的情欲的蛛网里，迫切地跪在他的腿间，软倒在他的怀里，向他抛臀献乳，渴望被剖开皮囊舔到小穴里，就连这副淫荡的身体都自顾自地将自身判断成处于新婚燕尔般的幸福生活之中，调动着一切精力将自己调整成更适于性爱和色诱的模样。梦比优斯痛苦地摇了摇头，终于难以忍受地抵上镜子哭泣起来。

这究竟是怎样一副，不知羞耻的身体啊……

他怀揣一肚难以启齿的隐情，像个意外怀孕的小妈妈，随着月份的增大逐渐藏不住这吹气球一样膨胀的秘密。

赛罗明显被梦比优斯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从后面将他抱得更紧，凑近恋人耳边柔声安抚询问原因。梦比优斯孩子般大哭起来，转身与赛罗紧紧相拥。“我在，我在，”赛罗急促地吻着恋人的侧脸，尝到很淡很淡液态光粒子的香味。

“现在就做好吗？”梦比优斯从赛罗怀中抬头，急切地抓紧恋人披风的领口，眼泪流得不可遏制，“现在就，立刻，马上，这次你拿头镖划开那里，插到里面，好不好？”“梦比优斯你在说什么啊！”赛罗扣紧梦比优斯纤细的肩膀，声音也逐渐失控，“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呜，求你了赛罗，”梦比优斯痛苦地直摇头，拽着赛罗的手放进两腿之间，“划开那里吧，让我流出血来吧，你一直都很想要那里对不对，我也好想，好想用那里吸你，咬你，让你离不开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想着我，爱着我，”梦比优斯浑身颤抖地踮起脚尖去摘赛罗头顶尖锐的头镖，“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我剥开吃掉吧，我……”赛罗一把握住梦比优斯滔滔不绝崩溃的嘴将他扣在镜子上，原本澄亮的眼灯黯淡到了极点，身后脆弱的镜面不堪重负地碎裂，碎裂，将倒映在镜中的两人扭曲。

“我爱你，梦比优斯，”赛罗轻声说，“但在这之前，让我揍你一顿。”

“唔，水，要吗？”

“嗯嗯，谢谢。”银族从赛罗手中接过水杯，冰冷的杯口触碰到嘴角时，忍不住长嘶了一声。

赛罗在一旁将此景看在眼里，有些后悔地搓起了手指，上面还留着刚刚触碰到梦比优斯四处逸散的血液的温湿感觉，“你是笨蛋吗？”赛罗认真地看着梦比优斯说，“为什么不还手？还是说，你想借此死在我手里？让我去吃牢饭，下辈子跟你隔着一个坟头做阴阳夫妻？”赛罗说着自己都忍不住噗嗤笑出声。

“……”梦比优斯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抬手挠了挠脸，“没……我以为会有angry sex……没想到你……”小猫抬起头茫然地看向远方，“可能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黄色废料了吧……”

“靠……”赛罗幽幽爆粗。一会儿梦比优斯才听到恋人那略带忧虑的声音：

“我说，你的下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梦比优斯再次一脸空白地眺望远方，“我想，我大概是要阳痿……”

“哈啊?!”

梦比优斯将水杯重新归位，手脚并用躺上床去，向赛罗打开双腿展示自己的生殖腔。“我的这里，”梦比优斯揉了揉那片娇嫩但迟钝的肌肤，“我的生殖腔，没有办法打开。”

赛罗凑上身，一脸严肃地把脸对准那片看似丰收的沃地。

“你能不能，”梦比优斯不好意思地伸手遮掩，“不要凑那么近去看……”

“……你之前好几次馋得趴在我裆下舔我还没说什么呢，”赛罗抬眼看了一眼脸畔微红的梦比优斯，淡淡地揶揄，“你从什么时候发现那里打不开了？”他控制不住地想向梦比优斯腿心吹气，嘴上还是保持着一副刨根问底的学究口气。

“不知道，”梦比优斯迷茫地看着天花板缓慢回忆，“我在，刚成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失败的性经历，并在中途发现自己的生殖腔无法打开，然后我的，嗯，床伴，耗费了不少时间，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终于打开了那里，然后他插了进去。”

“他用利器划开的吗？”赛罗眉头一皱。

“不……”梦比优斯慢慢地摇了摇头，“他很有耐心，也很细致，连揉带掰的……那里，打开了……”

“……?”

“但是我，没有办法出水……”

“唔……”赛罗托着下巴思索起来。

“他直接进来……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进来，因为我太干涩…又太紧了……他根本进不去……然后我…流了很多血……他放弃……”

在听到梦比优斯描述到流血，赛罗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很痛?”

“其实还好，”梦比优斯平静地继续回忆，“只不过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第一次，完全被血流成河的血腥场面吓到了呢，最后，他告诉我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也顺

理成章地，分开了呢……”梦比优斯合上腿侧过身，蜷缩在床上，赛罗从他即将合拢的腿间闪开，眼下，恋人在灯光下散出细碎光泽的身体如同一条蜿蜒的小河静静流淌。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那哥们过高的道德水准，要不然今天我哪能吃上你这么漂亮的小猫咪……”赛罗顺势躺在梦比优斯身后，环住身前那枝艳丽的细腰。

“有时候我会觉得，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他人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这样确实可以使大家免受一些低级的伤害，但对于自我来说，这种不得不无时无刻提防的底线简直就像毒药，人到底会不会因为自责而死去呢？”梦比优斯转过身与恋人对视，手指轻抚对方棱角分明的眉眼。

“就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否则你现在应该会因为曾经身体的不忠愧疚而死。”赛罗看了一眼梦比优斯放在他脸上的手。

“赛罗希望我愧疚吗？”

赛罗握住梦比优斯的手放在唇边，亲吻对方的掌心，“有区别吗？无论你愧不愧疚，你现在属于的人是我。而且从今往后，也只能是我。”

梦比优斯轻笑着看着赛罗像泛起别扭的孩子，亲吻啃咬起自己的手指。

“那当然是，最喜欢赛罗酱了……”

“而且就凭你刚刚说的想用小嫩尻吸我咬我让我离不开你，我也不能放你这家伙走！……”

“其实，”梦比优斯稍微支起身，比方才更亲密同时也更不舍地倚靠在赛罗的胸口上。以前他总会因为年轻恋人坚硬的肩甲太过嶙峋而极少做这种具有强烈依赖性的行为，包括那人胸口暴突的计时器，也总是成为两人肌肤相贴时的阻碍，但现在，梦比优斯只想与赛罗紧紧相依。

全世界中我最爱你。

梦比优斯平静地想，在恋人臂弯如水的缱绻中闭上了眼睛。此时火花塔正式进入夜间休眠，整个光之国瞬间熄灭，航空港的最后一架飞行器离开安检，驶向虚空中无尽的深渊，m78近期试飞的卫星进入轨道运行已达三周目的时间，今晚有两万年难得一见的仙女座流星雨路过本国上空，现在的观测局正是一派远离寂静之外的热火朝天。但一切都仿佛不再重要。

“其实，我就我的情况问过希卡利。”

“他说什么？”赛罗的声音从胸腔中悠远地蔓延进梦比优斯的身体。

“希卡利为我检查了身体，告诉我这种症状大概率玛丽妈妈也没有办法治愈。他说我身上的异样并非是基因缺陷或者发育不良造成的反常，这种情况大概是从我出生起，不，还要更早，可能在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的时候，就被注定了。从学术上来说，这倒不是一种由于基因选择而造成的退化现象，恰恰相反，是我在以一种超出同类演化进程的速度进化。而这种筛选，仿佛是等离子火花塔降下的天意，它在为末日的方舟遴选第一批抵达的子民，这样的人，一百万的光之巨人中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我正是那一百万分之一……”

“你会变成什么样……”

“不知道，”梦比优斯将脸埋进赛罗颈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性别的剔除大概只是进化的第一步。我会慢慢进化掉身体上属于两性的特征，变成一种更接近于神的，无性的身体……希卡利说如果我活得足够久，就能见识到完完整整的生殖腔退化消失的全过程……到时候我的这里，”梦比优斯拉起赛罗的手抚摸自己的腿间，“多摸摸这里好吗？……到时候我的这里，会完全连接，合拢，里面将是一块无法孕育也无法播种的不毛之地。”梦比优斯感受到赛罗手指的动作，虽然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抚慰，但已经让他满足到几乎要窒息。他头一次这样与恋人对视，如此漫长又竭力，一对互相倒映的双眼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千言万语。

汹涌的吻一瞬间填满了两人之间的所有距离，赛罗沉默又凶狠地吻着梦比优斯，对方回以同样不再羞涩的舌尖，纠缠不休，比沙滩上搁浅的鲸鱼还要悲伤干渴，只能靠着彼此的涎液活在每次唇舌交换的瞬息，但没有比这更甜蜜的吻了，也再没有比这更亲密的距离，所有触碰都如燎原之火将两人迅速引爆。赛罗抚弄的手法愈发狂乱凶悍，他揉攥过梦比优斯群山起伏般曼妙的身体，想到现在大概会是梦比优斯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而此刻他已经享有了恋人所有青春与爱的记忆。

意识到这点的时候，赛罗几乎难以自控地用手指捅着梦比优斯的生殖腔抽插起来，还沉浸在深吻中的小猫被这样陌生又怪异的快感刺激得连声娇叫，生殖腔外的那层皮肤本就薄如蝉翼，而他和赛罗又都是接受过地球文化影响的奥特战士，现在对方那一刻不停的蹂躏仿佛就像人类隔着内裤玩弄布料下敏感多汁的小穴，原本如处子般紧闭的生殖腔接连隔着自己的皮肤吃下赛罗的指尖，甚至还不满足地收缩着将那弹性的皮肉与指节吸得更深更里。赛罗分剪开两指做大动作的搅弄时有限的薄膜猛地勒紧，随着对方激烈的挑逗死死地按摩着饱满的肉唇与其上包裹着的豆蔻，梦比优斯被磨得被插得高潮迭起，骑在赛罗手指上浑身抽搐，不断地摆动着腰肢用赛罗的手指磨着穴，双手则胡乱地握住恋人早已释放而出的可怕阴茎上下为他做着手淫，又战战兢兢舔着手指上沾染的前液和漏出的些许白精，一脸娇憨地伸出舌头让赛罗看他卷着舌尖上的精液拉丝。赛罗终于忍无可忍，一把甩开梦比优斯禁锢他阴茎的手掌，抽出手指对准生殖腔插了进去。

“咿！————”梦比优斯发出一声尖细的嘤叫，掐着恋人的肩膀陷入了灭顶的高潮之中。

好，好凉……梦比优斯从高潮中稍微缓过神来，感到下身久违地迎来一股凉嗖嗖的诡异触感，他疲惫地拿开挡在自己眼前的手臂，看到赛罗的脸几乎埋在他腿根处，只剩头顶两支闪着寒光的头镖怔怔支棱着。

“那个…赛罗，发生了什么……”梦比优斯气息不稳地轻喘着，“不要靠那么近好吗……小穴好难受…嗯……”

赛罗从梦比优斯腿间抬起头，表情有点古怪，“梦比优斯，”他欲言又止，“你刚刚说你不能打开生殖腔，不会是故意拿我寻开心吧？”

“?!”梦比优斯坐起身来，跟随赛罗的目光地将视线转移到自己的生殖腔，这才不可置信地意识到那股冷冰冰的感触完全是来源于自己生殖腔处的裂口，他与赛罗默契对视，下一秒已被极具行动力的恋人架起双腿从背后抱着奔向了落地镜前。

“操。”赛罗义正辞严地骂着脏话，架着梦比优斯大腿的手臂开始不由自主地蓄力绷紧。

赛罗现在好像明白过来之前那个人为什么在没有弄湿梦比优斯前就火急火燎地进入导致大量出血，一方面从技术和情感上的因素来说，他没有办法让梦比优斯为他敞开生殖腔流出蜜水，他没有办法使小猫咪严格的生殖腔满意，另一方面从阅历上来讲，他大概率 and 目前的赛罗一样，完全被梦比优斯那比雌性还要漂亮的女穴给迷住了……

操，赛罗内心充满了无数难以名状的脏话，同时感到眩晕。他自和火焰红莲勾搭上起就开始接受昔日放荡形骸的宇宙海盗的性启蒙，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阅片无数，火焰红莲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搜刮来的层出不穷的三级片曾承包了赛罗无数个青春期躁动的夜晚，片子类型也极为丰富，大多都是宇宙人之间野兽般狂野的性爱，当然也有类似于初恋物语一类表现手法隐晦又朦胧的题材，还有极少数恐怖猎奇的小众性癖，赛罗不说如数家珍起码也算是小有眼界，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对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生殖器完全免疫导致官能上再难以得到刺激时，梦比优斯那丰润白嫩的小粉穴简直临门一脚，生生把他的性癖给戳透了。

他透过镜面看着梦比优斯那水光淋漓透着一股子细碎粉白光泽的女穴，一股荒唐至极的想法油然而生，一个浑身充满善战基因的战士，却被火花塔阴差阳错地安排上了这样一副比女人还女人的东西，视觉上那么嫩那么小，因腿根处柔软的肌肉而挤压着，呈现出紧致的肉感，两瓣蚌肉牢牢并拢，淡粉的阴蒂从穴缝中羞怯地探出头来，正因方才激烈的磨蹭而充血红肿，可怜地痉挛着，亮晶晶的蜜汁一路从这流到白皙的会阴。赛罗突然想到一种地球上的食物，巨大的罪恶感几乎要让他难以面对梦比优斯身下的生殖腔。他是变态吗，他现在是在对着两瓣嫩生生的豆腐发情吗？赛罗甚至前所未有的感到残忍，对于未来将要插入这样一个小口，把它从里到外撑满撑坏的罪行，他要为这样一个小小入口发愁，这太讽刺了，所以他现在是在对着梦比优斯的生殖腔发作着那虚伪的善心吗？但小穴貌似就只是小穴，小穴对即将到来的暴行一无所知。赛罗

看到梦比优斯对着镜子懵懂地伸出手触碰了一下自己陌生的性器官，如同一个人抚摸刚捡回家的流浪狗。梦比优斯颇为好奇地撑开两瓣软肉，露出深处粉红的，呼吸着的内里。而这几乎成了压断赛罗那微弱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晚的角斗从此处拉开序幕。

赛罗躺在镜子前毛茸茸的地毯上，梦比优斯被他半是强迫半是顺从地架在他的腰腹间，此时正跨坐着，大敞开腿，在对方的指示下用着自己那刚诞生不久的嫩生生的小穴吃力地在恋人可怖的性器上上下下滑动，把内里源源不断的水液涂满那根即将马上要插入他的巨茎。为了不引起梦比优斯过度的恐慌，赛罗一直压抑着动作与言语，但那勃勃跳动着的阴茎仿佛早已泄密。梦比优斯几乎是一边轻轻抽噎着一边为自己和赛罗做着润滑，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他一向认真细致的手法与态度。淫水流得泛滥成灾，梦比优斯哭着拱起腰肢上上下下地动着腰，一手将那根大东西按压在自己的穴缝里，每次沉下身子怒张的茎头都磨蹭上他已经被玩得无比敏感的阴蒂。恋人那不定时的坏心眼上涌时，还会过分地拿顶端蹭着那鸽喙般的突起挺腰干上几下，直干得梦比优斯尖叫着潮吹才心满意足地缓缓滑入他花瓣的夹缝中，借着刚刚黏腻的吹液进一步的涂抹上整个暴涨的柱身。整个前戏的过程漫长得吓人，赛罗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几乎把这辈子的温柔与耐心全都用在了这事上。除了偶尔的坏心眼，更多时候他都尝试鼓励梦比优斯，摸摸恋人乖巧的头顶与耳朵，夸奖他身下的美不胜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尤其是那样粉白幼嫩的花苞触及他与之截然相反色泽深重形容狰狞的巨物时，那种横冲直撞的亵渎感和占有欲几欲要拱着他直接顶入那豆腐一样颤颤巍巍的蕊瓣之中，干透梦比优斯的穴心。

正当赛罗心里盘算如何巧妙提议进行插入时，梦比优斯按着对方阴茎的手突然打滑，误打误撞地将那根滑腻的东西一下按进了自己身下的穴眼里。赛罗猛地托住了梦比优斯的小屁股防止他一路直下冲到底，同时嘴里又开始忍不住地飙起了脏话，千言万语又汇成了一句：爽死。但他不便直说。梦比优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插到眼泛金星，全身都卸下了力气坐在了赛罗有力的手心里。太大了。不行了。此时心中只有这两个简单的想法，他被插得瞬间失声，赛罗进入他体内的那半截仿佛将他的五脏六腑都顶到上移，他的舌头凭空不受控制地耷拉出来，如此以来大概也是因为赛罗顶的，他含着外溢的舌尖不会说话，轻易让赛罗顶成了降智的笨蛋猫咪。赛罗本人更是爽得难以自己，他絮絮叨叨地骂着脏话，害怕一停就会跟梦比优斯一样发出难耐的呻吟。小小的穴口紧紧箍着他，里面的软肉像一万张小嘴吸得他头皮发麻，穴壁惮于冒昧闯入的入侵者，一再调动一切神经对他的性器极尽揉捏挤压，被顶开的腔肉黏得不可思议，纷纷扒紧赛罗阴茎上的每一处细节，用满溢的春潮浇灌淋满整个柱身，在这种情况下，连想动一下都仿佛很难，赛罗这时候居然庆幸幸好一开始没有精虫上脑一下子插满，否则估计他刚送进去就得被梦比优斯裹得秒射。

这仿佛变成了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拉锯战。梦比优斯耷拉着舌头哭着求恋人赶紧动一下，赛罗也很崩溃地表示你夹得我连拔都拔不出来。他捧着梦比优斯绵软的小屁股，手心被顺流直下的淫水浸湿，逐渐力不从心无法抓住那湿滑的臀肉，最终也不得不和

对方一样马失前蹄。梦比优斯惊叫着一下坐到了最底，赛罗的阴茎直截了当地戳进了他子宫口娇嫩的瓣膜，他在几乎要将他劈开的痛楚和快感中哭叫着被干到失禁，耻得夹紧双腿趴在赛罗身上，呜咽中尿湿了身下的一整个垫子。这是他的第一次。梦比优斯咬着手指，哽咽着流起眼泪来。太深了。为什么赛罗要变得那么大进得那么深，这是他的第一次，难道初次就要被操死在恋人身下吗？但赛罗明明连动都没动呢，只是把那个放到里面就已经让自己如此难以承受，梦比优斯几乎是在不断高潮，极度的快感让初尝性爱滋味的处子感受到死一样的愉悦与满足。

赛罗只好等着，等着梦比优斯缓过那销魂蚀骨的高潮期，如果是平常，他肯定一脸猥琐地调戏小猫，说些什么小嫩尻好美好紧好会吸，裹得老公爽死了类似的骚话，但当下他也愣是没想到梦比优斯的反应会如此巨大，不由让赛罗怀疑看似阳痿的恋人其实里面是高度敏感的体质，不然怎么他还没开始干就爽得吹了好几次，还尿了自己一腿一身。梦比优斯轻轻地抽噎着，只管把头埋进赛罗的怀中不愿意抬头面对。赛罗软磨硬泡试图沟通无果后，终于狠下心来架高小猫的下身，不顾一切地狠狠操干起来。梦比优斯当场被插得弓起了身子，一张极其色情的小脸出现在赛罗的视线中，刚刚被他一拳蹭破的伤口还挂在嘴角，配合着梦比优斯那张色到不行的表情，多让人生出想要凌虐想要羞辱的心情。于是赛罗便也很快抱着梦比优斯翻了个身，将他严严实实地欺在身下，一手攥住双腕举上头顶，另一手麻利地解开梦比优斯穿戴凌乱的胸甲，如同暴力扯开某种情趣内衣，原本颇有分量的甲冑就这样像一层面纱似的被他揭开甩远，他一边狠厉地插着梦比优斯的穴，一边摸着恋人软绵绵的奶，随着身下冲刺的节奏揉圆搓扁。

梦比优斯是被眼前反光的镜面给闪清醒的，回过神他发现自己已被摆成双腿大开的姿势架在镜子前，而他的恋人，今晚的始作俑者正躺在他身下，托着他悬空的腰自下而上的猛干他。梦比优斯只看了镜子一眼，就被其中正在进行的激烈过了头的性爱羞得埋着脑袋像被欺负惨了的小猫一样嘤嘤呜呜地又哭又叫起来。这哪里是他的第一次。在真正有插入性性经历之前梦比优斯幻想过很多次自己的初夜，在他的幻想中自己会被恋人珍重地对待，缓缓进行着约定俗成的一切过程，甚至还能沉溺其中边做爱边浓情蜜意地调情，赛罗的出现把一切唯美梦幻的泡沫打碎，现在眼下正在进行的性爱不能说完全一样，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他不敢看向自己的腿间，怕被那副场景完全吓坏，即便如此他已被迫借着镜子快速地瞥了一眼，但还是不能接受自己能吞吃得这样一个巨物的事实。

赛罗欣赏着画面中梦比优斯被干得支支吾吾布满红晕的小脸，和身下那过大的对比与反差，想到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他和ufz小队众人躲在基地里看火焰红莲找来的色情影片并打赌谁先硬就第二天泡吧请客的这么一回子破事儿。影片开始前火焰红莲笑得贼兮兮地表示这次保准让队伍里唯一的未成年选手当场交代在大家面前，赛罗飞蹿过去，片子直接开始，大伙都不由一阵后仰，一脸地铁老爷爷看手机，上来就是关于片子两位主人公的采访，一位宇宙人一只怪物，直到看完赛罗不硬反萎，并后怕了好几天的巨物恐惧症，被火焰红莲骂道是不是不行。当下赛罗万分舒适地舔了嘴唇，紧接着轻咬梦比优斯的耳尖，他想说他真的行得不能再行，他简直要爽死在梦比优斯那层层叠叠的盘丝洞里。梦比优斯有着，最玲珑剔透的一副女穴，但在今晚的开发中却显

出了远超想象的天赋异禀，从外观上如此脆弱我见犹怜，从实用角度又是如此的坚固耐操，赛罗深深地插着他干着他，穴口目前仍保持着初次进入时的紧致与湿润，殷切地吐出纳入，里肉黏得让人骨头发酥，退出重进每次都是新一轮的胶着与甜蜜。赛罗快速顶弄着，不出预料地听到穴口放大数十倍咕咕啾啾的水声在屋中回响。“梦比优斯，”赛罗怜爱地吻着恋人绯红的脸庞，“你的小穴里是藏了无数只小鸟吗，啾啾地真会叫啊……”说完梦比优斯就尖吟一声，一汪足足的蜜水浇上赛罗的柱头，被穴内巨大的压差挤压着喷出穴心，溅到了镜中自己的脸上。这一幕被赛罗用光屏即时精准地记录下来，加密设置成了他和梦比优斯聊天窗口的界面。

“呜呜呜……呜，那里，不可以插了……”梦比优斯脱力地摔进赛罗怀中，被对方抓着乳肉肆意地揉捏着，亲吻着泪与汗濡湿的小脸，下面，赛罗一改方才的狠厉凶猛，缓缓动着腰搅拌厮磨，轻揉被操到外翻的红肿穴口与阴蒂。“乖咪，喷了好多水，舒服吗？”赛罗握着梦比优斯酸软的腰眼在自己胯间摇晃扭动，按摩穴内依旧硬挺的阴茎，轻喘着询问。“…唔…哈啊…”梦比优斯忙不迭地咽下口中积蓄过多的口水，“酥…酥…狐……赛罗酱……最酥狐了……”“被干成笨蛋了吗？”赛罗猛地一举撞入最深，顶着子宫口夯实。“…哼嗯…呜呜呜呜呜……太…呜…太过分了……”

“做完这最后一轮就放过你，”赛罗掐着梦比优斯的背鳍耳语。

要被干烂了。梦比优斯趴跪在镜子前，高吊着屁股神志不清地想着，紧接着被赛罗扇了好几下，巴掌渐次落在肿得淫靡的小穴上，将他生生地扇出了高潮才扶着腰将阴茎喂进去。后入的姿势让性器的冠头直直捣入子宫瓣膜的中心，赛罗太懂得如何让恋人高潮了，每次他贯进这里梦比优斯都会径直浑身抽搐痉挛，爽得失禁。“这次没尿呢，值得表扬噢……小猫咪……”赛罗俯下身玩着梦比优斯的乳肉亲吻他的眼灯，如愿听到小猫被操得浑浑噩噩发出黏乎乎的一声“喵”，而后迷恋地舔着他的下颚和嘴唇。“嗷死了。”赛罗吻住梦比优斯，感受到身下的恋人细细打着余韵未褪的冷颤。“我想说一件事，嘛，虽然，估计你这个时候也听不进去了吧，毕竟已经完全变成只会吃肉棒和精液的笨蛋了呢，”赛罗拥紧怀中的梦比优斯，手指从计时器一路撩拨到正插着他的穴口，“我想说，其实我并不是血统纯正的m78的后裔，我的母亲是一位地球的女性，她去世的时候很年轻，用m78的寿命论来说，相当于还是个受精卵就去世了。”“所以你要明白，我并不是在m78的育婴胶囊里接受等离子火花的照耀出生的，”赛罗埋进梦比优斯的颈窝，身下隐约发力，“我是，通过母亲的子宫，和正插着你的这种地方，血淋淋地出生的噢……”

他吻过梦比优斯的眼角。“梦比优斯，现在，再带我回到那里去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